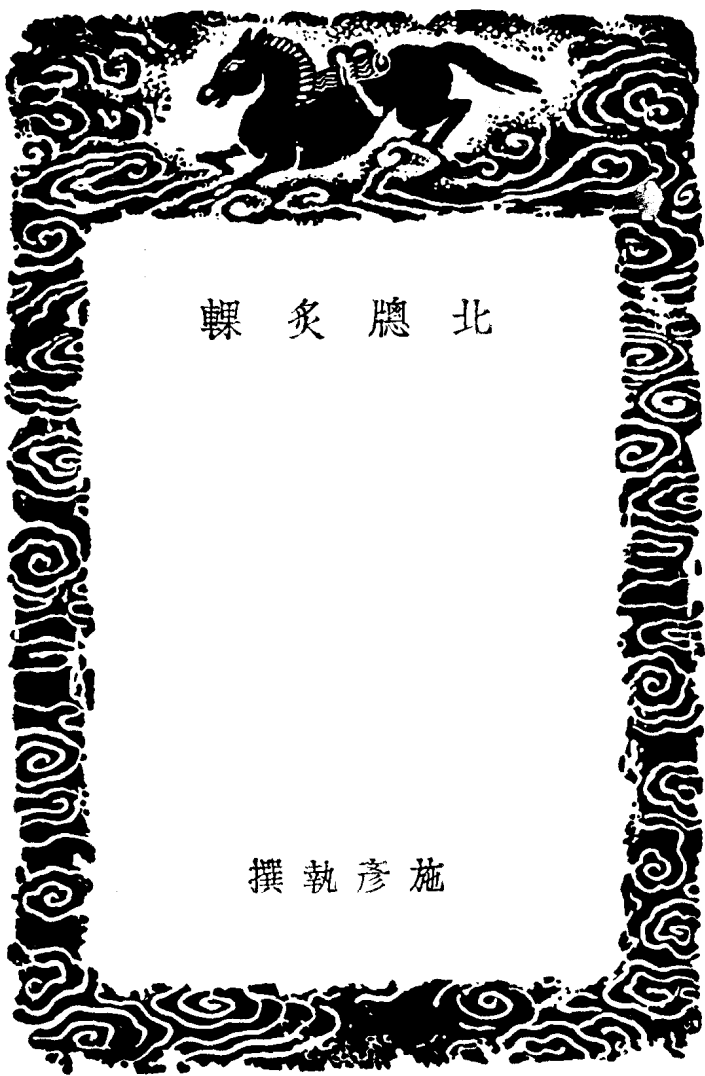


北
牕
炙
輅





北 牕 炙 輅

施 彥 執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 牕 炙 輞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施 彥 執

發行人 王 長 雲 雲 五
沙 南 正 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埠

(本書校對者徐嘉齡)

G 一七三二上

嚴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牕炙輠卷上

宋 施彥執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閒。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爲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況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和氣所熏。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尙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朱本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堯夫謝曰。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堯夫又謝曰。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所力不朱本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朱本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閒。消融幾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

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託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卽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敕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答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邪。

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齋僕。何邪。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述堯。華亭人。

進道嘗渡楊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一親。口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口來。德立因強忍爲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爲不義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卽止。不爾者。請就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色澤皆盡矣。今色口外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

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至。題者通事之人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爇而盡。曰：寧我悞，豈可悞他人邪？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至誠，卽問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以政事，果能達歟？使於四方，果能專對乎？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旣魁天下，己身爲禁從，始歸教學。聖錫旣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爲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奩具，此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獨不可以爲爲士人已欺官，況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役牒索通二百緡。其縣尹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邪？因判其牒曰：某人同趙秀

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關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曰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衆乃服之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幘頭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太沖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見元晏元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爲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於天下故假吾筆墨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沈元用嘆人或以前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何名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

人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在甚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費力於彼此無益反覆之餘只令人門耳陸宣公之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於漢高祖踏著脚便會

荆公論揚雄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肯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事不得聞。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樂減一奏。識者或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臯不可有。公臯不可無。天下名言。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兩府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獄。徙市。所謂致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於海鹽縣神山之龍池。衆白太守。以爲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慤。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途。果大雨。村民皆羅拜於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道望祈之。往往輕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祕。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闔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仁（按學海奇賞）不知用何湯下耳。（兩本無仁字）

錢塘有人小腸祕。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人錢宗元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以其祕。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隘。而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往十七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癰。其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既補虛。而黃芪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適爲孺人黏衣服。偶僂曝日中。其昏如烈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而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獲差。師文用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三年。狀如瘵。醫者皆瘵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者方食水糲。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荏苒矣。師文以九子藥一服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扶其痰。正包一水糲。蓋當其時被驚。快快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糲也。此師文詭譎^{朱本}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創。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果其父嘗晝同一婢子寢。明日創作。師文卽詳其時節。明日卽用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人苦風丹。每酒沾唇。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飲酒已。丹

不作德昭一婢亦苦風丹亦似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瀉產瀉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有奇功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能識主人之位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漢之諸葛武侯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諸葛武侯識之遂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明識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然矣

佛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爲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二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二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孫協協之居卽冲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巖巖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於煙波杳靄閒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廬於孤山後有一室正在凌雲磴_{陸刻}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數學顯冲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協嘗親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_{協朱本}俱作切

陶隱君孫真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活國且復活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藥蓋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聞其別後醫益工巧視病罕診脈止令作欸嗽聲輒知病之

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設酒，其貧者則有館居之，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繼矣。故人之所以餽洞元者，亦厚。臨死猶有逋三十緡，蓋盡費於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真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永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送其人於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笞十下，智哉。永德

朱本俱作承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喜至祥符寺琴僧維賢房閒憩。至則脫巾褫衣，露兩股，楊上令一虞候搔及起視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爾。又築新堤時，坡日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陳倉米飯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皆類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煖，則老人之苦寒尙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昭昆仲冬則爲重裯複帳，貯藥熾炭，所以致煖之術無不具。其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於其母之帳，庶幾人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揮箠，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無愧於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任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己則賊，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人或處處身最廉，然培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真刦盜也。

章子厚謂溫公爲賊光正可對盜跖謂孔子爲盜丘也。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頽空抱朴脅肩奔走尙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遙夜沈沈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眚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尙蹉跎有口無辭可柰何強食小兒猶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陷金國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閒事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后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州新城人家兄門生也嘗爲戶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尙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從容問其說公曰吾忽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嗚呼君子於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於如此古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異姓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實子容叔氏微言代之。其監司遂往見貫。不得通。乃賄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立於道左。我唱拜。公卽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於道左。使臣果唱曰拜。其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這厮在此。乃呼過馬首。陸刻云。乃呼使近馬首。問之。其人遂隨貫至其第。參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盃。勞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爲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聲動山岳。不知其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閹門者。往往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楚僭竊時。元用卽欲仰藥。時煥卿沈子暘尙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翻其藥。曰。事未可知。姑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置朱本納藥於夾袋中。曰。僞命至。則

飲此。無何。僞命至。元用適患病。遂以病免。此一大節也。及□□時。元用知某州。一聞其事。卽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下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既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於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髻剪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矣。賊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爲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如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使射。羣賊大駭。皆羅拜於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以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爲救一城生靈。吾鄉傳商霖霖字據陸刻補。吳朱爾本俱空一字。後同。曰。此使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邪。邦昌不立。

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巖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子年二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俊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予固心喜之。一日。此處疑有脫文范文正公有言。寧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參告子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歆羨意。獨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賊改官。予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間。觀壁間前輩題名詩句。於祖塔得惠銓覺一詩曰。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又於靜明寺塵壁中得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煖客還來。惠覺最爲東坡米元章所禮。甚爲朴野。布衣草屨。繩棕欄爲帶。時夜半起。植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燃竹。燃竹得火。卽疾書之。詩人之得句。蓋如此。惠覺之詩。混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容閒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蓋學力不至耳。

陳齊之謁懋實。懋實方撻其子。齊之曰。公撻令嗣。何爲懋實。曰。小兒輩須與撻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撻。撻之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爾。小兒輩自孩提時。卽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聒之。所

以入耳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著脚下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鑿楚。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筆撻。其恐懼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筆撻之。彼胸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筆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歟。齊之此言。可爲教子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願在下筆何如耳。

葛武侯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詔曰。拜床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於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蹤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爲之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爲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肯拜德公於床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沒量。

之人只爲此一點塵拂不下。

德光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間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間之說甚好。德光名興仁，德昭弟也。案德光，本名德光。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入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賢。按奇習本作賢論語讀，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訖。奈何？曰：見程先生去。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卽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於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天經久瘡，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塞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春天蓴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瘳，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蓴菜荷花與不忘。天經於文藝皆超邁絕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爲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經姓葉，名楸，字伯材。朱本林婺州人，以舊字行。